

从“学院”到“大学”，职业教育担子更重了

教育时评

杨 仑

近日,经教育部批准,全国首批15所职业教育学校更名,由“职业学院”正式升级为“职业大学”。名称变动后,相关职业教育学校也将转变成本科层次学校,且升级后均保留了“职业”二字,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次。

从学院到大学,看似一字之差,背后却别有深意。工业革命来临时,大量农民离开土地成为产业工人;100多年前汽车出现在纽约街头,马车夫们纷纷升级成出租车司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引发生产关系的改变,人工智能时代亦不能例外。机器换人、万物互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大幅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对产业工人提出了全新技能需求。

能否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技能满足生产需要的产业工人,是新时期、新格局下对职业教育的必然要求。由此看来,职业教育大学获批恰如其时。

众所周知,高素质、高技能的产业工人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基石,也是21世纪全球制造业竞争的核心因素之一。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阶段。所谓转型,其根本目的在于改变过去高投入低产出的模式,通过创新驱动、

科技引领走高质量发展的新道路。而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作为高端制造业的“标配”,如果没有技术工人队伍做支撑,只能是镜花水月。

曾几何时,职业教育在我国社会话语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家长们并不愿意把孩子送进职业学校学习,导致高呼拿钱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才。

造成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有许多,但究其根源,问题出在了我国传统上相对单一的教育评价体系。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当代版本,因为职业教育在出身就低人一等。

因此,本次15所职业学校升级为大学就是从根本入手,破解这一难题。而这只是相关部门

提升职业教育重视程度、吸引青年成长为技术人才的组合拳之一。

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要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6月4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现代学徒制工作的通知》,现代学徒制旨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进一步完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等等。

扩充新时代技术工人队伍、完善职业教育培养体系,事关我国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惟其如此,才能在新时期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共同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校园内外

每届招生60人

浙江大学推出本科生“图灵班”

本报记者 张盖伦

记者近日从浙江大学获悉,该校今年推出了具有“豪华配置”的图灵班,面向2019年应届高考考生招生。

说它配置豪华,是因为其有强大的师资力量作为支撑。该班配有图灵奖获得者惠特菲尔德·迪菲(Whitfield Diffie)教授、吴朝晖院士、陈纯院士、潘云鹤院士,以及包括30多位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在内的专业导师团队。“我们实行全程化一对一导师引领的培养模式,实现包括图灵奖获得者和院士在内的师资队伍建设和保障,为图灵班提供计算机学院最好的教师团队。”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陈为表示。

图灵班实行的是“全科式基础强化”“全方位科研训练”“全程化导师引领”“全球化资源导入”和“专业化学科培养”的“四全一专”特色培养模式。预计每届招生60人,学生可任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和信息安全三个专业方向之一。这三个专业分别对应同名的二级学科,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一级学科本身在浙江大学就是交叉学科。

图灵班的管理模式为1+3,即第一年由竺可桢学院统一管理,第二年开始学籍转入计算机学院;第一、二年学习基础知识,第三、四年学习专业知识,第四年进行科研实践或境外交流。

开设图灵班,也是浙江大学对计算机科学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机制的一次新探索。学校希望,在5—10年内培养一大批引领计算机行业创新创业的杰出人才,以及一大批能够进入世界顶尖学术科研机构执教的研究人员。最终目标是培养厚基础、高素质、深钻研、宽视野,“知识、能力、素质、人格”俱佳的引领世界计算机领域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我们鼓励图灵班学生毕业后在国内外科院所深造,毕业后从事基础科研或创新技术研发。”陈为说。

那么,如何才能进入图灵班呢?

浙江大学本科生招生处处长朱佐想介绍,有三位一体和面上招生两种方式。三位一体招生是融合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和统一高考招生三方面要素为一体的多元招生选拔模式,针对浙江省考生。面上招生是指通过高考招生直接确认进入竺可桢学院“图灵班”。

不过,即使进入了图灵班,也不是“一劳永逸”。

陈为介绍,图灵班将采用重定向和滚动选拔机制。也就是说,每个学期结束后,根据学生意愿和实际修读情况,不适合继续在图灵班攻读的同学可被重定向到普通班级(原专业);滚动选拔则是指,在第一和第二学年结束时,会分别在全校学生中补充选拔部分优秀考生进入图灵班。

图说教育

实验室里体验“海底总动员”



近日,长沙“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举办了一场“海底总动员”深海矿产资源科普,让小学生在实验室里体验海洋。图为孩子们在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俞慧友 通讯员 郭亚鹏摄

校园双选会上应聘忙



6月12日,安徽省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举行2019届毕业生就业“校园双选会”,来自省内外的260多家用人单位现场招聘。图为毕业生在安徽省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的“校园双选会”上求职应聘。 新华社发(张廷林摄)

新文科来了 这是场跨界融合的探索

本报记者 张盖伦



视觉中国

“日本这类情况已经持续很久:文科生找工作不易,文科日趋没落消解的疑惑也甚嚣尘上。我们应该对整个世界的文科发展与改革的潮流予以密切的注意,并同时考虑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与改革问题。”在6月6日召开的“新文科建设”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翔表示,面对新问题,文科要与新兴科学有所结合。

关于新文科,还有一个大背景——“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要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的建设,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其中,新文科被认为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但在这四个“新”中,它被讨论得并不多。

那么,面对新情况,究竟如何打造“新文科”?

过度西化和过度量化是旧文科病症

传统意义上的文科,主要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简称。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邵培仁表示,既要建设新文科,那就得先给传统文科“看个门诊”,探讨“病因”,再给出解决方案。他认为,旧文科的病症,主要是“过度西化”和“过度量化”。

人类命运一体化和全球整体化。

而过度量化,则是过于强调量化研究和量化指标。“过多的量化研究也不符合学术生态平衡、多样的原则。”邵培仁解释,过度的量化研究可能会使得我们过度关注微观层面的东西,而看不清世界格局的变化和时代潮流的演进。

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敬荣看来,过去由于传统观念、制度和客观条件所限,文科办学和发展过于孤立化。国际学术发展的重大趋势是交叉融合,但在我国,文科各学科专业孤立办学,相互之间壁垒森严,缺少交流,更少融合,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文科本身还需要创新发展,尤其是文科内部不能因循守旧,要有所突破。”

立足本土的同时也要融合交叉

确实,也必须突破。因为新文科面对的是社会发展变化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和变化,5G、人工智能、虚拟社会……这些人类此前从未遇到过的。

和理论,进行跨学科的交叉和深度融合。

但融合谈何容易?南开大学传播学系主任陈鹏说,这就需要专业设置、研究方向和人才团队进行革新。“新文科面对的是新问题、新现象、新结构,而这些问题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不是传统文科

“另一场高考”中,考生和家长如何作答

第二看台

本报记者 马爱平

2019年高考结束了,随之而来的填报志愿是另一场高考。每到这个时候,家长和考生倾尽心力查数据查规定。

到底该如何填报志愿?是选择发展前景好的还是考生感兴趣的?是听考生自己的还是听家长的意见?填报志愿,关系着考生的人生道路和今后的职业,着实马虎不得。

填报志愿学生自己要上心

现在的很多学校都在高中阶段开设了人生规划课(生涯)。考生如何根据自己的优势和人生规划来报考学校和专业,是大家关注的问题。

“专业、地区、学校,因人而异,会有不同排序。但是,填报志愿,在分数够的基础上,建议以

兴趣优先。每年都会出全国大学的专业排名,专业优先的考生就可以以此为参考,但专业排名高的学校,不一定整体实力就强,所在地区也不一定很好。”中国传媒大学科学研究处处长周建新说。

“如果考生一定要去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那第一优先自然就是地区,选择完地区后,再根据自己的分数选择合适的学校和专业。如果考生很喜欢某一所大学,那第一优先自然就是学校,进而也就确定了地区,至于专业,就要看自己的分数了。”周建新说,另外,大学填报志愿,一般都有大小年之分,去年录取分数很高,今年则不一定。

实际上,我国各省现在都实行公布成绩之后知分、知线、知位填报志愿,但这不是说要等到知道分数后才考虑志愿填报,而需要在公布高考成绩之前,就了解高考政策,了解目标学校和专业,做好志愿填报的准备。

“从近年来高考志愿填报的情况看,主要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一是很多考生对志愿

所关心的。”陈鹏说,在现有的学科培养体系中,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新问题和未来问题容易被边缘化;而这种边缘化,也可能影响到课程开设、研究选题立项和研究成果评价。

而且,新文科运用的是跨界思维,使用“文文互鉴”“文理交叉”“文工融合”的思维方法解决问题。但从传统观念来看,这种思维方式还很可能被扣上“不务正业”的帽子。陈鹏表示,高校需要在文科建设中鼓励各院系打破传统的课程设置方式、人才培养模式和团队构建体系,为文科开辟新的实验区;或者干脆在学校层面建设新文科中心、新文科学院等创新管理机构,让新文科团队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实现跨界组合,设计出更能适应当下和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课程。“能让理科、工科和医科的老师走上新文科讲台,让那些没有高学历的业界精英,带来现实中的真问题、真经验和真思考。”陈鹏强调。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永明说,过去

不能简单套用原有评价体系

很多专家在研讨中不约而同提到的,是评价体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翔表示,既然高校人才培养机制要随着新时期的变化而调整,那么评价体系当然也需要改革。“目前主要依靠论文与著作进行评价,未必适合新文科的建设需求,但是如何改革,还需多方群策群力。”

新文科建设需要多元人才形成多元成果。如何评价这些人才和成果,对高校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陈鹏解释说,新文科的人才和成果可能并不只是来自某一个学科,其所提出的问题、采用的方法也可能都不在传统学科的视野内。“新文科的很多成果可能也不同于传统文科成果的形态和使用方式。它也许是解决方案而不是论文,是某个内容编辑系统而不

是纸质文献,现在是数字文献;过去运用拼音、四角号码、笔画等检索手段查资料,现在可以用强大的搜索引擎进行地毯式检索;过去用手画,现在可以利用数据产生各种可视化效果;在教学手段上,也有了智慧黑板、远程教学和慕课等新形式。因此,文科生也应该有新的“武器”。

他表示,要重视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在政策体制上应给予特殊的支持。文科生要学习编程(如python)、新媒体技术、GIS(地理信息系统)等课程,这些也应该作为文科学生的必备技能和素养,也要加大对文科软硬件设施的投入,让文科生也可以上手实操。

“高校在新文科建设过程中势必要创建新的办学制度,但不能走过场、一阵风,搞形式主义,借新文科的壳来进行包装。”陈鹏强调,所有的改革都不是为改革而改,而是为了更好地教书育人,适应国家和社会、当下和未来的需要。“这种办学制度创新切忌流于形式。”

“这种创新也要杜绝敷衍了事,盲目拼凑、简单归口。”陈鹏建议,可以根据《关于深化自然科学研究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结合新文科实际,建立真正适应新文科发展的评价体系,引导教师静下心来研究问题,甘于奉献教书育人。朱永彪也强调,新文科的真正建立,需要新的学科规划、学科建设,以及学科评价制度与评价体系。

就业满意度综合较高的专业,为需求增长型专业。

“红牌专业指的是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综合较低的专业。红绿牌专业反映的是全国总体情况,各省市、各高校情况可能会有差别。”麦可思有关负责人说。

怎么看待绿牌专业和红牌专业?“高考志愿填报不仅关系到能否被大学录取,更关系未来的学业发展和职业发展,因此填报志愿必须坚持兴趣原则、实力原则、政策原则和长远原则“四结合”。要做好这些,不能只由家长给考生填志愿,也不能全权委托专家填,而需要考生结合自身兴趣,做好长远的发展规划,最终填好真正属于自己的志愿。”蒋理说。

“好专业的标准是什么?考生兴趣爱好、性格特征很重要,适合自己的才是好专业。很多考生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啥专业,道听途说专业好坏的现象很普遍。容易被身边人和媒体引导,没有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个专业是否真正适合自己。”浙江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教授胡忠策说。

绿牌专业指的是失业量较小,就业率、薪资和



扫一扫 欢迎关注 教育观察 微信公众号